

書叢究研係關際國

機危界世與家論理要主紀世十二 師大想思際國

譯民建朱 著生普湯



譯編會事董金基化文術學山中
行發館書印務商灣臺

國際關係研究叢書
朱建民主編

國際思想大師

——二十世紀主要理論家與世界危機

肯尼斯·湯普生著 朱建民譯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國際思想大師 一冊

——二十世紀主要理論家與世界危機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基本定價二元八角正

原著者 Kenneth W. Thompson

譯述者 朱建民

發行人 朱建民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王一國 黃鳳娟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Major Twentieth Century
Theorists and World Crisis*

Kenneth W. Thompson

國際思想大師原作者簡介

肯尼斯·湯普生為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懷特·柏克特·米勒政治及國際關係講座教授 (White Burkett Miller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nd Foreign Affairs)，著作多達二十餘種，早期成名之作有政治現實主義與世界政治的危機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一九六〇版)，近年著作除本書 (一九八〇年版) 外，有外交政策與民主程序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及國際政治中倫理、功能主義、與權力 (Ethics, Functionalism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最近出版者有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領域 (Moral Dimen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一九八四年版)。

作者序

美國哲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 Emerson)曾經說過：「寧見一尾大魚跳，不願提到一串小魚苗。」這是一本關於思想弘深之人的書，我按照國際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四大類來討論他們：規範思想(normative thought)、歐美權力與政治概念(European-American concepts of power and politics)、冷戰衝突分析(Cold War conflict analysis)及世界秩序理論(world order theory)。我分析、討論他們的主要研究途徑、教育背景、假設、臆測、價值體系、他們的思想歷程、對公共政策的貢獻、對未來的看法，以及影響他們的其他思想家。我根據他們的著述、隨筆、對他們著作的批評與辯護、訪問記、回憶錄、函件，以及我個人和他們之中有些人的親身接觸而寫成此書，每人之後並附有各該思想家的著作精選書目和評註。

我寫本書的目的單純、率直，希望和其他人共享這些國際關係主要作家的智慧和知識，他們的著作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曾為我闡釋國際情況。我選擇所根據的某些假設，他人也許有爭議、評論，甚至拒絕接受。我認為他們的著作對了解國際政治以及對形成真實而連貫的思想架構，甚為重要。國際著作有時被認為只比高級報章雜誌略勝一籌，也有人說所謂國際研究不過是時事美其名而已。本書選中作為討論的每位作家，其價值為他在各該領域中有組織、有系統研究途徑所作的貢獻。他們的思想方式可應用於廣大時間範圍

內連續發生的問題。

影響我的選擇的，是這些思想家著作的永恆價值。判斷他們著作的標準，與許多出版公司和讀者用以測驗商品銷售的績效不同。這些被選中的作者名列暢銷書名單者，即使有，也不多，可能除一人外，未有獲每月一書(*Book of the Month*)獎者。然而不同於那些其地位可稱為「靠麥迪遜大街造成」(*made by Madison Avenue*)的作家〔麥迪遜大街為紐約一街道名，美國主要廣告公司、公共關係事務所集中於此，常用以表示此等公司的作風。〕，本書所討論的思想大師們，其著作迄今仍為政策制定人和學者所閱讀，即令其中有些出版已逾五十年以上。

我必須趕快聲明我的選擇客觀上和主觀上顯然都是一件大膽嘗試。指出某些表面上客觀的重要指標，無疑是可能的，但評估的人所見未必略同。指標之一是作者的著作目錄，某些目錄雖比另一些目錄多，但每一目錄莫不包括大量精挑細選的著作。新聞記者和學者引用或引證這些作者，提到他們著作的重要時，其肅然起敬的情形，正如詹姆斯·雷斯敦(*James Reston*)在其專欄對赫伯特·巴特斐爾德(*Sir Herbert Butterfield*)或大衛·布洛德(*David Broder*)對漢士·摩根托(*Hans Morgenthau*)所常表示的尊敬一樣。學者的評論和專業會議的反覆討論提供另一指標。學位論文、學報的文章如斯坦萊·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國際研究評論、及慶祝某一特定學者的紀念專集供給另一指標。重要的作家常會引起爭議，也開拓新的探索領域，促成思想的「突破」(*breakthroughs*)，具有造型力量，在一陣更為時髦而短暫的研究途徑消失之後，受人愛好歷久彌新。

時間有其自己嚴格、苛求的評估方法。報章雜誌也許會忽視某一特定作家，出版公司也許會拒絕他的

著作，某類作家文選也許會漏掉他，舞文弄墨的腐儒也許會公開指摘他的著作，然而在文學方面和在哲學方面讀者仍繼續閱讀莎士比亞(Shakespeare)與密爾頓(Milton)、柏拉圖(Plato)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霍布士([Thomas] Hobbes)與洛克([John] Locke)——遠在他們的時代之後。本書所討論的思想大師及他們的著作，也許不能和莎士比亞等不朽的人物等量齊觀，但值得注意的，他們在當代思想家其中著作仍繼續爲人所閱讀。當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爲評論過去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的重要人物選擇值得重視的思想家時，他們大多數都名列國際關係作者的前茅。爲此項長期評論準備的名單中，他們的著作顯然具有永恆的價值。

有一項條件值得一提：要衡量這些思想家中某些人的影響力似嫌過早；他們的作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還太近。有組織的研究國際政治在學術界是一門新學問。然而像華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芮恩荷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等作家，所有證據有力地暗示他們的著作在未來歲月中注定了要在文獻中占一重要地位。

本乎此，我應該承認所作選擇的主觀要素。我不僅了解這些思想家的著述，在大多場合且和他們本人有過密切接觸。人的因素常會滲進所有學術評價，要否認它在此處的影響，會令人誤解。不論他們的貢獻大到如何程度，亦不論他們楷模和影響的分量重到如何地步，我不避諱對個人和對智力的批評。我認爲這些人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偉人(intellectual giants)，但他們都是人而不是神。如果我的讚美過當，我請他們寬宥；如果我的批評不當，我請他們原諒。他們的智慧完整激發了對他們的偉大公正、誠實的分析，既非漫不經心，亦非盲目崇拜。

目次

第一篇 尋求政治的規範基礎.....	一
一、赫伯特·巴特斐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五
歷史遠景.....	五
二、芮恩荷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	二〇
政治審慎.....	二〇
三、若望·寇特尼·墨瑞(John Courtney Murray).....	四一
基督教與戰爭.....	四二
四、馬丁·魏特(Martin Wright).....	五二
西方文明的價值.....	五二
第二篇 權力與政治.....	七四
一、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	七九
權力的內在.....	七九

二、漢士·摩根托(Hans J. Morgenthau).....	九五
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	九五
三、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	〇八
地理與權力.....	〇八
四、安諾德·伍爾菲斯(Arnold Wolfers)	一四
形成概念與建立共識.....	一四
五、約翰·赫茲(John H. Herz).....	二八
調合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二八
六、卡爾·杜意志(Karl W. Deutsch).....	三五
政治的科學研究途徑.....	三五
第三篇 衝突與當前危機.....	四七
一、華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五〇
理性主義與政治理性.....	五〇
二、喬治·肯南(George F. Kennan).....	六八
反對墨守法律、拘泥道德.....	六八
三、小路易·郝里(Louis J. Halle, Jr.).....	八五
從歷史看危機.....	八五

四、雷蒙·阿朗(Raymond Aron).....	一七九
衝突與社會幻覺.....	一九七
第四篇 建立世界秩序的理論家.....	二〇九
一、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	二一二
超出戰爭的研究.....	二一二
二、大衛·密傳尼(David Mitrany).....	二三四
透過功能主義超越政治.....	二三四
三、查理·戴·維雪(Charles de Visscher).....	二五〇
世界秩序與法律現實主義.....	二五〇
四、安諾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二六〇
世界文明與世界政治.....	二六〇

第一篇 尋求政治的規範基礎 (The Search for a Normative Foundation for Politics)

為政治尋求規範基礎的學者中神學家和宗教歷史學家居於先驅的地位，這是不足為奇的。說正格地，並非每一宗教傳統都激勵人們關懷道德與政治，有些人視政治為生命的另一重累，人只有拋棄今世的煩惱，才能擺脫這些重累。佛家渴望解脫的極樂世界，入於不生不滅之門，即其一例。然而，在大多數西方宗教傳統內，人生在世，註定了要和生命中無窮盡的道德與政治進退兩難的局面相搏鬥。

即使西方宗教教導人生活在來世，也生活在今世，然而當代宗教思想家其著述為研究道德與外交政策的學者一讀再讀者，其人數也很有限。原因之一可能是國際領域太錯綜複雜，必須精通外交關係才會了解，而達到此一境界的，只有少數倫理學家。另一原因可能是宗教家常有社會改革先驅的傾向，受到一些有價值的——雖然常是短暫的——社會、政治綱領的運動感染。關心政治的宗教思想家每每退居永恆真理的崇高精神領地或參加那些川流不息打算改變社會的行列，而將殘酷無情、道德上曖昧不明的政治工作留給世俗的領導人。

幸而，凡虛心觀察政治倫理的研究者，都可以指出各宗教傳統之內尚有少數例外。世俗的政治作家和

政治學者談到宗教作家總以為他們只是宣道者，衆口一詞，已成為一時風尚。這項非難使宗教家作此非難之人同蒙上一層陰影。近代世俗思想家打破了宗教正統學說的枷鎖之後，對宗教思想所作奉獻為何，却冒着蒙蔽自己的危險。開放的理智社會應汲取主要宗教傳統中巨人所貢獻的真理，一如其應承認最佳世俗思想的智慧。思想自由同受宗教的和世俗的武斷主義所危害；尋求健全政治倫理的人不論真理引導他們到何處，必須追隨真理。

關於國際倫理(international ethics)有著述的宗教歷史學家中，赫伯特·巴特斐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是超群出衆的一位。隨着〔一九三一年〕輝格黨的歷史觀(*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出版，巴特斐爾德建立了他在英國傳統歷史著述中的不朽地位。不久以後，他以基督教與歷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歐洲歷史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European History*)、及基督教、外交、與戰爭(*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War*)等書而轉向宗教史。此外，巴特斐爾德更由於他在劍橋大學創立的國際政治理論問題不列顛委員會(*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所做的工作而擴張其影響於國際倫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巴特斐爾德和他的同事們對了解冷戰的道德範圍(*the ethical dimension*)以及他們對討論諸如均勢之類的正統概念所作貢獻。

芮恩荷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用喬治·肯南(George F. Kennan)的話，是「我們大家的祖師」(*the father of all of us*)，他所寫的是關於當代國際政治的書。他是一位傑出的神學家，對近代學術知識史的貢獻難以誇大。華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評鑑尼布爾的貢獻時，曾問道：「要經過多少世代我們才能再見到像他那樣的人？」尼布爾在其出版的大量書籍和專文中設法發現他所謂「基督教

現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應用於國際政治的主要要素。他的著述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曾被基督教和社會活動份子暫時擱置，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却被再發現。凡為政治倫理尋求連貫一致的研究途徑者，無人能忽視他的著作。

當今天主教作家中關心倫理與現代戰爭者，若望·寇特尼·墨瑞(John Courtney Murray)是傑出的一位。墨瑞雖將其關於國際倫理的著作包括在比較廣汎的道德與政府的研究途徑中，他之值得注意遠非簡短文字介紹他的思想所能蔽事。討論道德與外交政策的作者中，只有墨瑞將其思想寄托在自然法的古代、受尊重的天主教傳統——對於這項傳統，我本人缺乏根底，無法對他作充分公平評論。

在結束對宗教思想家的評述前，我必須再回到另一位英國的作家——馬丁·魏特(Martin Wight)。魏特不幸早逝，他的學術事業中斷得太早，但他的影響力却由於他所薰陶的學生衆多而永垂不朽。他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國際政治學者，他的學術著作比之巴特斐爾德和尼布爾的著作雖較為有限，而同樣具有永恆價值。他的著作有一些靠同事們和學生們的熱心努力，死後出版的。他試圖在倫理基礎上重建今日思想，比任何現代作者為多，這項思想發自西方文明的傳統，他獻身這項傳統至死靡它。

介紹這些宗教思想家的著作時，不可能摘要敘述他們的相同相異之處。巴特斐爾德以歷史學家從未冒然離開歷史學術的堅定立場和久經確立的信條。尼布爾和墨瑞自始至終主要以神學家從事著述，不過與其說他們是有系統的神學家(這對尼布爾尤其如此)，不如說是關心當代社會和政治迫切問題的神學家。至於魏特，他的關心焦點是歐洲史與古代史彼此交替，反映他對正規思想與現代國際政治的不變興趣。

尼布爾與墨瑞不時面對面辯論自然法是否適切及其應用於核子時代問題。所有此四位思想大師都承認

當代國家間關係的不合理，但墨瑞比其他三人更認為傳統的自然法足為處理國家關係提供永久規範。他們無人懷疑宗教對國際政治的極終意義，只是各人界定此項意義各有不同而已。

簡單介紹這些位以及其他思想大師的思想，不能代替切實閱讀他們的原著，這是顯而易見的。我的用意只在向讀者介紹這些思想家——他們的著述、他們關於人和政治的基本假設、他們對國際體系本質的概念、他們對國際政治的規範結構(the normative structure)的看法，以及他們對權力的角色與限度的見解。

一、赫伯特·巴特斐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

歷史遠景

赫伯特·巴特斐爾德一九〇〇年十月七日生於英國奧森霍普 (Oxenhope) 地方一個虔誠的美以美教徒家庭，奧森霍普是一個居民二千人的工業革命鄉村，位於狩獵之地的邊緣，距蘭開郡 (Lancashire) 與約克郡 (Yorkshire) 交界數哩之處。儘管巴特斐爾德的父親十歲時就離開學校，去工廠工作，當一名羊毛分類小工，他却自我教育，把自己訓練成爲一名會計員。他渴望當一名美以美會牧師而不可得，遺憾終身；不用說，老巴特斐爾德表示得很明白，他希望他的兒子向這一方面發展。一部分原因爲了使他的父親感到快樂，小巴特斐爾德從十六歲起便成了一名無牧師身分的傳教士，這一步引起了一個人的焦慮不安，這個人是巴特斐爾德當地文法學校內最鼓勵他的教師，也是一位直言無隱、敵視基督教的人。其後，當巴特斐爾德肄業劍橋大學在有名的歷史學家哈羅德·藤伯雷 (Harold Temperley) 指導下從事研究時，他對歷史的興趣日益增長，以及他過於膽怯自覺傳教工作無法成功，才打斷了當牧師的念頭。宗教和政治思想性格上雖然厭惡他們幼時的信條，而巴特斐爾德卻從未從奧古斯丁神學的基本教義 (fundamental Augustinian theology) 動搖——奧古斯丁神學的基本教義包括相信人類品格的價值無限、罪惡的真實、上帝的權威至

上、人性的缺陷、及人類生存的性質缺欠完整。他從未像芮恩荷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和保祿·狄利希(Paul Tillich)——兩位和他有很多類似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那樣信奉過馬克斯主義，但他研究過馬克斯主義思想，並從其中汲取某些有關歷史矛盾的見解及經濟、社會因素在歷史中的重要。他思想的焦點是英國歷史、基督教對歷史的關係、及國際關係的理論。

如非兒童時期和家庭生活的造型影響，巴特斐爾德很可能以當一名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和劍橋歷史學報(*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編輯所需要的傳統歷史學識為已足。他受教於劍橋大學，並獲得文學碩士及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二三年成為該校彼得屋(Peterhouse)學院院士，一九五五年就任院長。六十年代末期他擔任英國歷史學會會長，並以歷史學者受聘卜居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他的第一部著作歷史小說(*The Historical Novel*)，一九二四年版)(註一)反映他早期對文學與歷史關係的關心，也顯示了文學想像力在促進重新發現過去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時代發生的事如假定其能夠就現在或過去不久的情況加以了解，他相信那是時代錯誤。歷史學家憑著文學技巧所寫比較簡單而濃縮的書，有助於再創造過去。這成為幾乎所有巴特斐爾德著作的標準。他第一部書之後接着一本詳細的研究——一八〇六—一八〇八年拿破崙的和平策略(*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一九二九年版)——分析這段期間軍事策略與外交策略的關係，包括一八〇七年提爾西提條約(*Treaty of Tilsit*)。評論的人稱讚他對歷史人物的生動描寫，發覺德國歷史學家所說俄國沙皇亞歷山大陰謀背棄英國，是錯誤的；說服沙皇和拿破崙在尼曼(Nieman)河中木筏上相會的，是普魯士人。他主編一七一五—一九二〇年歐洲歷史文獻選萃(*Select Documents of European History, 1715-1920*·一九三一年版